

二十四节气典籍

2022年3月6日 星期日

08

视觉设计 隋文锋 孙广 张庆生
策划 戴春光 责任编辑 丁春凌

提要

气形成之后的农耕影响，则被农人传唱在了《诗经》之中。漫长的摸索过程，《竹书纪年》《山海经》《周礼》等先秦古籍对此均有记载。随后，日影相等的春分和秋分也被确立。从观察直立的圭表测影，华夏先民历经二度，最早确立了二十四节气的夏至（日影最短）和冬至（日影最长）两个节气。二分二至的发现，来自于先民发明的圭表测影。通过测量一年之中日影的长度，《尚书·尧典》清晰地记载了二分二至的特征，这是二十四节气的最初萌芽。有关二十四节气的早期萌芽的记载，出自《尚书》。作为我国最早的天文学文

开篇的话

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古代，中国先民总结出二十四节气，来把握时序与农耕。几千年来，它浸润在我们的节日里，流淌进雄赳百代的诗词经典中，已成为全球极具辨识度的习俗文化和“时间简史”。翻阅典籍，我们恍然，首次将二十四节气进行完备记录和阐述的虽说是汉代《淮南子》，但

是，二十四节气并非《淮南子》首创，而是先人脚踏厚土，仰望星空凭肉眼观察积累起的一套体系。其间，经历了太多年的记录与统计，它不是哪个朝代研发的，也不是哪个人原创的，是中国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。那么，为什么要把一年分成这么多“季节”？中国哪些典籍中

记载了二十四节气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陆续推出6篇报道，仔细梳理、搜寻典籍中二十四节气的吉光片羽，努力拼凑出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脉络。期望读者能从我们这些有趣又充满考据意味的记述中，感悟古人的智慧，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持久魅力。



记录二十四节气初期的典籍

提及的观天象 《竹书纪年》

公元280年，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逼迫魏国皇帝曹芳禅位的时候，有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，在汲冢（今河南省卫辉市）盗发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陵墓，在里面发现了一批竹筒，记载了上自五帝下至战国魏襄王的历史。司马炎下令把这些竹筒整理出来，就是《竹书纪年》。

《竹书纪年》里，记载了不少先秦时期奇异的天象，最著名的当数“懿王元年，天再旦于郑”这一条。“郑”地大致在周朝京畿附近的陕西华县或凤翔一带，“天再旦”是说天亮了两次。所谓亮了两次，就是清晨天光初亮之后，突然发生了日全食或日环食，过了一会儿再次天亮。这种神奇的天象，对于3000年前的周人来说，那得是多震撼的画面。于是，时刻关注天象的周王史官，就把这件事情郑重地记录下来。这条历史上唯一的“天再旦”记录，让已能准确推算日食时间的今人，算出这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发生的一次日全食，早6点20分食甚，正在当天的日出时间前后。

《竹书纪年》里面的天象记载不止这一条，如“周昭王十九年，天大噎，雉兔皆震，丧六师于汉”，指的就是公元前976年5月31日的日全食，不过这一次发生在阴天日中时分，天地突然“大噎”，陷入了昏暗之境。在其他先秦古书之中，类似的天象记载也有很多。这些记录，除了传递着遥远的历史，更鲜明地记录了华夏祖先观察星空的努力。

记载的圭表测影 《周礼》

夸父逐日毕竟只是一段故事，虽有测影之貌，并无测影之实。明确记载着导致节气诞生的圭表测影，是在另一部典籍《周礼》之中。

《周礼》中有不少关于测影的记述。《周礼·夏官司马》中记载：“土方氏，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。”这被视为周代已经有专人掌管土圭测影或者圭表测影的证据。土圭是测量的意思，圭是平放在地上的土版或玉版，表是直立的竿子。当圭表放在太阳之下，太阳照射“表”而形成的日影，其长短可以显示在平放的圭上。通过测量圭上日影的长短来确定时令，就是著名的圭表测影或者土圭测影。除了记载测影制度，《周礼·考工记》还记载了圭表的尺寸，可见当时圭表测影的标准化程度。

最著名的圭表测影人，是《周礼》的作者周公。相传周公曾想找到天地之中的位置，以建设新的国都。通过他的观察，认为阳城（今河南省登

封市告成镇）一带就是大地之中。周公在这里建了一个测影台，《周礼·地官大司徒》记载说：“以土圭之法测土深，正日景，以求地中。”

当然，到周公时期已经如此成熟的圭表测影之术，并不只是为了寻找宅基地，更重要的功能是测定节气。有了圭表，就能够比较准确地确定“二分”。立竿测影又称土圭测影、圭表测影。表是直立的竿子，圭是平放在地上的玉版。日影长短就从平放的圭上显示出来。土，度也，测量的意思。土圭，就是度圭，测量圭上日影的长短以测时令，算出四季时间。

从观察星空到发明圭表，古人的天象观测从直观感受上升为使用工具，是跨越式的进步。在长时期的记录中，商周先民成功地确定了日影最长和最短的日子，后来又发现还有两天的日影一样长，于是，二十四节气中最初的四个节气——冬至、夏至、春分和秋分出现了。

书目

《尚书》

《尚书》内容来自商周以来积存的政府档案，一代一代的史官对其进行润色汇编，孔子也曾对其进行过系统整理。“焚书坑儒”之时，《尚书》难逃厄运。幸而有位泰国博士伏生暗将《尚书》藏在墙壁之夹层内，汉初废除“挟书律”，伏生破壁取书，开始在家乡聚徒讲授，后来汉文帝征求典籍时，90多岁的伏生口授，年轻的魏略笔录，得以残篇流传。《尚书》分为《今文尚书》和《古文尚书》两版。

《周礼》

又名《周官》，与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合称“三礼”，是儒家经典“十三经”之一，相传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姬旦所著。和我国大多数先秦古书一样，这样的说法不无附会之嫌。因此《周礼》的成书日期也有着从春秋战国直到汉初甚至王莽伪作的说法。

《竹书纪年》

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，也称《汲冢纪年》。该书共13篇，记载夏朝至春秋战国的历史。现存《竹书纪年》分为“古本”和“今本”。“古本”为辑佚本，纪事起于夏代，终于公元前299年。“今本”纪事起于黄帝，终于公元前296年，体例较为完整。书中有不少上古先民观察星空的天象记录。

二十四节气初始的模样



辽报制图 隋文锋

描述的追日夸父 《山海经》

观察星空并记录天象，不是周朝先民才有的事情。作为农耕之国，我们的祖先不知道在此之前多少年，就开始关注天象了，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彩陶上就能见到太阳、月牙和星星的图案。而观测星象大概是我国古代厘定方位、推算岁时的主要依据之一。这种观测发生的时间，想必非常久远。有不少学者认为甲骨文中“甲、中”等字的本意都取自“立表测影”。

另外，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里，除了各种虚无缥缈的山名大川和奇人异兽，也记载着当时的先民通过确定太阳升起和落下的位置，来厘定季节的尝试。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记载了六座日月所出之山：东海之外，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大言，日月所出……这些分居于不同方位的日出日落之山，虽然现实位置多不可考，但不少学者如吕子方、陈久金等，都认

可这些记录之中隐藏着浓厚的节气意义。

相较这些绕口令式的记录，《山海经》中更为知名的与节气形成相关的故事，是夸父逐日。这则故事广为流传，夸父也被视为一个悲剧英雄。但在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中，记载了略有不同的版本：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成都，载天。有人，珥两黄蛇，把两黄蛇，名曰夸父。”两则故事大致相同，但《大荒北经》中的夸父一方面更为具象，是一个喜欢玩蛇的巨人；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了夸父追的是“日景”，也就是太阳的影子，而不是“为流传的太阳”。

夸父追逐的是日影，这一点在当前已基本成为定论。也就是说，夸父逐日，实际是对华夏祖先逐步摸索出来的立表测影的形象描述。冯时先生说：“这则神话似乎正暗示着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测度日影方法的起源”，绝非虚言。

初现二分二至 《尚书》

二十四节气最早的书面记载，可以追溯到《尚书》。

《今文尚书》的第一篇《尧典》，在开篇对尧帝治作恭维之后，第二段开始叙述尧帝制定历法的工作：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。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。寅宾出日，平秩东作。日中，星鸟，以殷仲春。厥民析，鸟兽孳尾。申命羲叔，宅南交，曰明都。平秩南讹，敬致。日永，星火，以正仲夏。厥民因，鸟兽希革。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。寅饯纳日，平秩西成。宵中，星虚，以殷仲秋。厥民夷，鸟兽毛毳。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。平在朔易。日短，星昴，以正仲冬。厥民隤，

鸟兽鹖毛。帝曰：咨！汝羲暨和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，成岁。

这段话读起来有点诘屈聱牙，却是目前所见较早论及二十四节气的文字，值得敬读。对尧帝来说，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便是制定历法，他命令羲和总负责，又命令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分住四方，测定日出日落。《尧典》中“日中，星鸟，以殷仲春”“日永，星火，以正仲夏”“宵中，星虚，以殷仲秋”“日短，星昴，以正仲冬”这四句话，被认为是二分二至的最早记载。其中“日中”指春分，“宵中”指秋分，“日永”指白天最长的夏至，“日短”指白天最短的冬至。

呈现的早期节气 《诗经》

作为我国最早的天文学文本，《尧典》不但记载了二分二至的形成，还测定了一年的天数366日，同时以闰月来均衡不同年的长短。二分二至可以由圭表测影直接得出，但来自于农耕周期的春夏秋冬四季以及更为繁杂的节气区分，还要经过先民们长期的实践观察才能形成。不过，在较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之中，已经能看到节气建立的影响。

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，是一首著名的农事诗，记载了周部落先民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。诗的首段“七月流火，九

月授衣。一之日觜发，二之日栗烈。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。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举趾。同我妇子，饁彼南亩，田畯至喜。”从岁寒写到春耕，总括了先民的穿衣需求。其中“七月流火”的火，便是“日永，星火”的火，即心宿大火星，每年夏历六月出现于正南方，位置最高，到了七月之后大火星逐渐偏西下沉，故称“流火”。《诗·七月》是一首沉郁的诗，先民农耕生活之苦，在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呈现。而按月铺排的叙事彰显出来的早期节气意义，现在看来也是同样清晰。



圭表